

風華才子趙元任

(本文插圖刊第6、45頁)

● 李 遠 榮

清華四大導師之一

我國語言學界，一向給予趙元任高度的評價。譽之為「中國語言學之父」。

趙元任字宣仲，祖籍是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公元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三日出生在天津。他的六世祖趙翼，清乾隆進士，是位史學家兼詩人，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記』、『甌北詩集』等。祖父趙執訥，清末在直隸磁州、祁州、冀州各地做官，一家三代都常隨之遷徙。他父親衡年，中過舉人，喜愛崑曲，善於笛吹。母親姓馮，名萊蓀，是個有才氣的女子，能賦詩填詞，也精於崑曲。雙親的喜好，使他從小受到民族古典音樂的薰陶，這對他後來的音樂創作頗有影響。

趙元任在常州念了幾年私塾，後來到南京進江南高等學堂。

一九一〇年，趙元任十八歲來到了北京城，參加清華學校招考赴美留學生的考試。當時來自全國的考生有四百多人，結果只錄取七十二人，他名列第二。從考試科目來看，有語文、英文、代數、三角、平面幾何、立體幾何、物理、化學

、植物、動物、生理、希臘史、羅馬史、英國史、世界地理、德文或法文(第二外國語)、拉丁文等二十門科目，可見當時他已具備相當廣博的學識根基。同年八月他和其他正取生一同搭上一中國號「輪船，與高采烈而又依依不捨地飄洋過海，駛向美洲。

一九一八年趙元任二十六歲，得到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畢業以後，他在母校康奈爾大學教書。一九二〇年回國在清華教書，教過數學、物理，也教過心理學。

一九二一年秋，他與新婚夫人楊步偉同去美國。他在哈佛大學研究語言學，同時在該校教授漢語和哲學，以後又去過法國、德國、英國等國考察進修，為語言學的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一九二五年初夏，他再次應聘回國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與著名學者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他是「四大導師」中最年輕的一位。在國學研究院的四年中，他擔任了『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等多種課程。他還擔任過清華學校音樂委員會主任，是「

琴韻歌聲會」的發起人之一。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八年間，趙元任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部的工作時，又到過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區調查方言，並且錄成音檔。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在戰火瀰漫中他帶着家人隨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南京西遷。先到漢口，後轉長沙，又經桂林、柳州等地，最後到達昆明。一九三八年秋，他應美國夏威夷大學邀請，出國講學，一家人再次離開祖國。此一去就是四十四年。他先後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密執安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校擔任語言學和漢語等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曾任美國語言學會會長、美國東方學會主席等職。一九五二年榮任阿加西斯(AGASSIZ)基金會東方語和語言學教授。一九六五年退休後，仍一直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東方語文系離職教授，堅持從事研究和著述。此外，他獲得的名譽還有：美國普林大學文學博士(一九四六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法學博士(一九六二年)，俄亥俄州立大學人文學博士(一九七〇年)。

在他辛勤的努力下，已登上國際語言學權威的寶座。

雖然趙元任長期生活在國外，但他熱愛祖國，熱愛家鄉，曾兩度回國探親：第一次是一九七三年春帶同夫人、大女兒昭波和女婿邁克回國；第二次是一九八一年夏，他和女兒趙如蘭、女婿卞學敏，還有四女兒趙小中又一同重訪祖國。

很不幸趙元任於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美國劍橋因心臟病去世了，享年九十歲。

湖南腔音湘人折服

趙元任通曉多種外語，他可以用英語、法語和德語對話，還懂日語、世界語、拉丁文及古希臘文。他還懂三十多種方言，曾有七天學會廣州語的記錄。

他一生在國內外出版了語言學專著三十多種和論文一百多篇，如「語言問題」、「中國音韻學研究」、「中國話的文法」、「中國話的文字」、「國語入門」、「國語詞典」、「語言學跟符號系統」，論文有「音位標音的多能性」、「中國社會語言學論文集」等。其中不少被認為是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趙元任在美國時，擔任過美國語言學會會長，還編過字典。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一九二〇年英國偉大的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他到全國各地演講時，由趙元任擔任翻譯。趙元任主要用普通話翻譯。由於趙元任從小喜歡模仿別人講話，對中國方言有濃厚的興趣，所以到了杭州和湖南，就試着用地方方言翻譯。在長沙的一次演講會後，一位湖

南人跑上來問趙元任：「先生，您是湖南哪個縣的人？」他以為趙元任是湖南同鄉，可見趙元任的方言是如何到家，連本地人都聽過了。趙元任為羅素當翻譯十分成功，只有他才能把羅素演講的內容完完整整地翻譯出來，就連羅素的笑話也能譯得「不走樣」。

結婚不用請客儀式

趙元任和夫人楊步偉女士是在衝破傳統觀念下結合的。本來他們兩人的家裏都會為他們包辦訂了婚。楊步偉女士更是指腹為婚的，趙元任也從未見過未婚妻。他們雙雙反對封建包辦婚姻，主張自由戀愛，更討厭各種繁文縟節，從不講究排場。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他們各自請了一位好友，在他們自己擬訂的婚書上簽字作證，把到郵局給親友們寄出結婚通知書的時間作為完婚時間，最後在中山公園自拍一張照片留念。他們的婚姻被報紙譽為「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在知識界一時傳為美談，不少好友紛紛仿效。後來他的幾位女兒、外孫結婚，也都沒有儀式，沒有請客。趙元任夫婦五十年金婚誌慶，夫人楊步偉賦詩一首贈夫婿，詩云：

「吵吵爭爭五十年，人人反說好姻緣。

元任欠我今生業，顛倒陰陽再團圓。」

趙元任讀罷，即賦一首回贈：

「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

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

書畢，特意落款「玩姪」。

他們倆夫妻在世時就向子女吩咐，倆人去世後不舉行任何儀式，實行火化，兩人的骨灰一起撒在太平洋。楊步偉去世後部份骨灰根據她的意願，撒在南京金陵刻經處她的祖父楊文會的墓塔下。因她小時候是祖父最寵愛的孫女。

倆人去世後，子女根據他們生前所囑，房子贈給他工作多年的加州大學，書刊和遺物分送給許多學校和親友，一部份雜誌贈給北京大學和語言研究所。

女兒名字祇有音符

趙元任生性樂觀，為人幽默、風趣。

他夫人生了三女兒時，白白胖胖很可愛，他抱抱親親說「好玩兒」。因而給她取名「LEZ SEI」，趙元任根據拼音拼出來的兩個音符，但並沒有相應的漢字，所以三女兒小時候的名字，實際上是無名無字，上學後才按諧音寫成「萊痕思媚」。「姓名就變為「趙萊痕思媚」，趙小姐念書時，老師同學都怨聲載道，說這名字太長實在不好叫，又有的問她是不是少數民族，怎麼一個名字這樣古怪，誰又會想到這是出於一位舉世聞名的語言學家的手筆。

趙元任小時，愛看武俠小說，對那些「機關」十分着迷，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時，在家裏也佈置了不少「機關」。書房、臥室裏，東拉根繩子，西扯個滑輪，連爐門上也裝了「機關」。早晨趙元任不用起床，伸手一拉，爐門就「自動」打開了。等他起來時，火也上來了，屋子也燒暖了。家裏有一個老式冰箱（不是電冰箱），家裏的孩

子常常忘了關上冰箱的門，他就接上「機關」，門一開燈就亮了，沒有關上門，燈就老亮着，這樣孩子就不會忘記關門了。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家裏「機關」密佈，所以每次來訪都是老老實實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不敢到周圍亂走動，怕萬一觸到「機關」可不是好玩的。

有一次，趙元任家請客，來了好多客人，吃完飯後，趙元任不讓把盤子、筷子和碗收走，他拿支筷子一個一個的敲，從磁的餐具中挑出 *ge. re. mi. fa. so...* 的音來。家裏的孩子高興極了，都拿起筷子幫著找，東敲一個碗，西敲一個盤子，找來找去，就是差一個音怎麼也找不着。趙元任抬頭看見了玻璃燈罩，靈機一動，取下來就這麼一敲，說也巧，正好補上了這個缺，大家全樂了。頓時，家庭「音樂會」叮叮咚咚地開演了。

雋永民歌流傳寰宇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間，趙元任在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學習，該學堂是一所專科學校，當時的預科相當於高中。他學習勤奮刻苦，各門功課成績俱優。他學過英、德兩門外語，尤其喜好英語，深得美籍英語教師嘉化 (D. J. Carr) 的喜愛，常被約去他家敘談。嘉化老師的夫人會彈鋼琴，善於唱歌。趙元任第一次去老師家看到了鋼琴，一下子就迷戀上了那美妙的琴聲。他還跟嘉化太太學唱『可愛的家庭』(Home, Sweet Home) 和『離別歌』(Auld lang syne) 等歌曲，這是他接受西方音樂的開端。

一九一九年他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物理系工作

期間，使用獎學金以分期付款的辦法，買了一架二手貨鋼琴，向姜斯東 (E. Johnstone) 學作曲，向括爾斯 (J. T. Charles) 學鋼琴與和聲學，還跟席佛曼 (S. P. Silverman) 學鋼琴。他一開始作曲，就大胆地運用中國民族曲調配置和聲。他的第一首公開演奏的作品就是以我國廣泛流傳的民間曲調「老八板」為基礎譜成的。他的老師括爾斯教授曾於一九一四年春天在風琴演奏會上演奏這支曲子。

趙元任在哈佛大學時師從希爾 (E. B. Hill)、斯保爾丁 (W. R. Spaulding) 等音樂教授。當時他對西方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愛好如痴如狂。有時為了聽一個精彩的演奏會，竟在深更半夜與同學們輪流去票房門外排隊，等候第二天清晨售票，以飽耳福。他還參加過學校歌劇團和學生的歌劇、話劇活動，並且用英文寫過話劇劇本。他的第一個獨幕劇本「掛號信」，寫的是中國學生在美國講英語的苦惱。上演時，受到同學們的歡迎。這時的趙元任既是一個年輕的嚴謹的科學家，又是一個風華正茂的才子。

以後，趙元任在業餘從事音樂創作，一生中作有一百多首作品，其中已發表的歌曲有四十多首，大型合唱曲一首，鋼琴曲若干首。雖然如此，但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為我國五四以來新音樂文化的建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在趙元任創作的歌曲中，有幾首是胡適作詞的，如『他』、『小詩』、『上山』、『也是微雲』、『瓶花』、『愛國歌』等。胡適曾和他在一九一〇年一起赴美留學，以後他們在康乃爾大

學同學多年。趙元任於一九二二年為胡適的詩作譜寫的抒情歌曲『小詩』，是他們合作的早期作品之一。從前不少人僅把它當成一首愛情歌曲來理解，其實它有着更深刻的含義，詞是這樣的：「也想不到相思，可免相思苦。幾次細思量，情願相思苦。」

這首詩是胡適為思念陳獨秀而作的。一九一九年六月，五四運動深入發展，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北洋軍閥政府拘捕下獄。胡適寫下這首『小詩』，以示懷念。趙元任譜寫的曲作，音調深沉，表達了原詩的意境。

歌曲『上山』過去曾經比較流行，深得一些知識分子的贊賞。歌詞是胡適在一九一七年從美國留學回國後，為勉勵自己而寫的。它表現了一種積極樂觀的進取精神。趙元任很喜歡這首新詩，經他精心刻劃，歌曲的音樂形象十分生動鮮明，充滿着一種五四時期特有的奮發向上的樂觀情緒。『也是微雲』是一首藝術性較高的抒情歌曲，旋律幽雅，韻味濃厚，曾受到人們的喜愛。

趙元任為劉半農的新詩譜寫的幾首歌曲則更為出色。一九二六年創作的抒情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原詩就寫得十分優美動人，結合着對春夏秋冬自然景色的描寫，抒發對於「她」的懷念，再配合着輕柔典雅，略帶激動的抒情音調，似乎是詩人和作曲家的心在發出無限感慨。歌詞如下：

天上飄着些微雲，
地上吹着些微風。
啊！微風吹動了我的頭髮，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戀愛着海洋，
海洋戀愛着月光。

啊！這般蜜也似的銀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魚兒慢慢游。

啊！燕子，你說些什麼話？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樹在冷風裏搖，
野火在暮色中燒。

啊！西天還有些兒殘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關於這首歌曲的含意，趙元任解釋說：「可以理解為一首愛情歌曲；但『她』可以是男的『他』，也可以是女的『她』，也可以代表着一切心愛的他、她、它。這是因為歌詞是詩人劉半農當年在英國倫敦時寫的，有思念祖國和念舊之意。」他為劉半農的詩歌譜寫的歌曲還有『織布』、『聽雨』、『茶花女』中的『飲酒歌』等，都收在『新詩歌集』中。他和劉半農有着深厚的情誼，劉半農去世時，他曾作輓聯哀悼云：

「十載奏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
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

第三句是指劉半農、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等研究國語，曾組織數人會。

雖然『教我如何不想她』被唱得最多，流行最廣、最受歡迎。但趙元任自己最滿意的作品却是由他作曲、由徐志摩作詞的『海韻』。

不可否認，趙元任是我國現代民族音樂創作

的先驅者之一，在我國現代音樂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名師高徒相得益彰

趙元任在清華大學任教，當上國學研究院教授時，培養出很多傑出的人才，其中承繼其衣鉢，成為著名語言學家的王力，是他的高足——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終生不渝的師生情誼。

王力於一九二六年夏天考進清華大學國學院當研究生。同班三十二位同學，只有王力一人跟隨趙元任學習語言學。他同時也喜歡聽梁啟超的課。這兩位導師，各有特點和優點，對王力在學術上的成長進步，都起過春風化雨育苗的作用。

國學研究院的學制是一年。王力跟隨趙元任學習，在學術方法上深受他的影響，師生二人關係也十分密切。趙元任雖名氣大，但為人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王力常常登門拜訪。有時碰到老師吃午飯，趙師母就笑着對王力說：「我們邊吃邊談吧，不怕你嘴饞。」有一次王力看見趙元任在彈鋼琴，彈的是自己譜寫的歌曲，更體會到這位老師的多才多藝。耳濡目染，使王力更敬佩老師的才華。

王力當年寫的研究生畢業論文『中國古文字法』，由梁啟超、趙元任兩位老師指導。王力原想寫成一本書，因時間不夠，只寫了兩章就畢業。梁啟超看了論文未定稿，大為讚賞，在封面上用毛筆寫了一個總批：「精思妙悟，為斯學辟一新途徑。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觀，亟思快睹。」他對論文裏的一段話評價最高，褒為「卓越千古

，推倒一時。」趙元任則相反，他對這篇論文不給一句讚揚話，而是用鉛筆小字作眉批，專找毛病，其中最嚴厲的一句批評話就是：「言有易，言無難。」兩位指導老師，一個熱情鼓勵，一個從嚴要求，都使王力受到深刻教育，特別是趙元任的「言有易，言無難」這六個字，後來便成為王力治學的座右銘。

事情是這樣的：王力在『中國古文字法』裏講到「反照句」、「綱目句」的時候，加上一個附言說：「反照句，綱目句，在西方罕見。」趙元任批語：「刪附言！未熟通某文，斷不可定其無某文法。言有易，言無難！」王力後來談到當時的感受時說：「這是對我的當頭棒喝。」

但王力當時領會還不够深刻。就在畢業的這一年，他寫了另一篇論文『兩粵音說』，得趙元任推荐在『清華學報』上發表。該文說兩粵沒有撮口呼。一九二八年趙元任到廣州調查方言，即寫信告訴正在巴黎就學的王力，指出廣州話裏有撮口呼，並舉「雪」字為例。此事使王力感到慚愧。他檢查自己『兩粵音說』一文犯錯誤的原因，一是論文題目本身就錯，因調查方言只能一個一個地點去調查，決不能將兩廣作為一個整體來調查；二是不應由自己家鄉廣西博白方言沒有撮口呼來推斷兩廣沒有撮口呼，這在邏輯推理上是錯誤的。由於『兩粵音說』一文犯的錯誤，使王力更懂得「言有易，言無難」的道理。從此，王力使用這六字師訓來時時鞭策自己，嚴謹治學，直至與世長辭。

趙元任逝世的噩耗傳來，中國語言學界同聲

嘆息。王力更因失良師而深感哀痛，當即寫了一首輓詩表示悼念之情：

離朱子野遜聰明，
曠世奇才絕代英。

提要鉤玄探古韻，

鼓琴吹笛譜新聲。

劇憐山水千重隔，

不厭輜軒萬里行。

今後更無青鳥使，

望洋遙真倍傷情！

聖文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女士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歡迎購閱。